

闲话明代县令建成的一座园林

●王丽方

明代园林成就璀璨，在山川大地营造的园林曾经生机勃勃，却很快消逝于历史的风烟中。幸运的是，古代文人用文字记写了很多那时的园林。

园虽逝去，但文章留存。明代园记中那些独特优美的园境和富有魅力的设计，深深触动我心，因此，我将一大批明代优秀园境的场景样貌通过手绘和叙述“再现”出来，得以在古时的山野中挖掘、采掘，捧出各种奇花异果。

有两篇记载同一个园林的明代园记，未人选我的明代园境案例研究，但内容颇可玩味，从中可读到建园的先后情景，也可探知各种人物的行为和思考，体会建设受到文人趣味和官僚趣味影响的具体情况，园的故事或明或暗串于文中。这样的信息不多见。

寻之觅之，佳处出之

园在江西省钟陵县，是现今的进贤县。它是古代县城的一处公共景观，由县令主导建设。

两篇关于此园的园记，前一篇《玉版居记》，记于1602年，作者黄汝亨是当时的县令、万历年间的进士；后一篇《花捧阁记》，记于1632年，作者朱徽后来是崇祯年间的进士。

黄汝亨是浙江人，他营造了园林，写了园记，记录自己的所思所为。朱徽是钟陵本地文人，园记记录了另一位县令王县令营造园林的作为。

两篇园记中的相关人物分为三组：一是县令组，先后有两位，黄汝亨和另一位没有留文名的王县令都参与建设；二是僧侣组，有创寺僧和守寺僧；三是民众组，有绅士文人、樵夫牧童等。

黄汝亨在园记中说，此间民风节俭，观察县域各处，山川城郭景象看起来比较萧瑟，缺乏美景供人欣赏。但是，城南有一寺庙叫福胜寺，离城只一里远，那里小路僻静，远离喧嚣，苍苔覆盖的石板与苍翠的林树相映。寺庙殿堂还算轩敞干净。听说之前的县令曾与乡绅学子五六人在此谈文说艺。殿堂之后方丈之地，有修竹几百株，古树十几株，大树竟有七八个树种，丰茂而各具姿态，树下长着细草。林木恣意舒展如野山之风，修竹生长茂盛而绿意葱茏。夏季酷热难当之时，这里足以忘暑，待清风明月时更觉秋意入怀。黄县令闲暇时独自来此，感觉此处不无小胜，仿佛家乡会稽山鉴湖的美景就在眼前。

不知多久之前，创寺僧选择到此地建寺。地处荒僻却与城距离不远。近城的优势产生后续效果，吸引了两任县令的注意。创寺僧乘其荒僻，拿下较大地块，留出完

整土地以备长远使用。备用地所建矮墙不到一尺高，仅能标示地权，应是为了节省资金。后院地大而没有建设，这成为一个机会，后来才有黄县令选此地建园林。创寺僧留下备用地的谋划，也产生了后续效果。

思之寄之，无为治之

黄汝亨建小屋于竹林间。屋的四面墙都开满花格窗。窗之外是长廊，廊道极窄，却有朱漆栏杆，可以踱步，也可倚靠。那些古树在后面一区，树高而茂密，树冠叠覆盖简直像屋盖。人安坐树下，真有点像远古传说中避世不出的深山隐士。

小屋匾额为“玉版居”。典出宋代苏东坡与刘器之访玉版和尚：和尚烧笋而食，刘器之觉得笋味佳美，问是何名，东坡说，这就是玉版啊，和尚高明，以此传达禅味。三人皆笑。玉版是竹笋的别名，笋为竹林所育。想那位老僧自号“玉版”，应是非常爱竹，敬竹之素雅、节之高尚；想来玉版和尚所在的那座寺庙也应有竹林美景，竹寺清幽、寺僧高雅，因此能吸引高客韵士到访。

黄县令做了三件事：建屋、题额、记文。他建的屋很小，优势有二：一与当地民风节俭相称，显得收敛；二明确了园境的主次关系——新建者为客，原竹林为主，园境协调融合而不生硬。

小屋装饰精细。四面都有花格窗，从各个角度看，屋身都很通透，显得空灵，长廊也轻巧通透，为竹林的清幽增加了精致的意味。以古代文人竹寺和高僧的轶事为小屋取名，与此情此景贴切。县令借此典故，期望提升园境的品位以及寺庙的禅意。县令写下记文，将他的所思所为传至官民、传至后世。

当时福胜寺只有僧人二三名，县令每次看见僧人，他们多为醉酒状态。虽然同样有寺、有僧、有竹，但此地僧人浑浑噩噩，不知道高雅清幽为何物，恐不可托付。担忧之余，县令立碑刻下“玉版居约”，在此处“戒杀生，戒演戏娱乐，戒大吃大喝，戒毁坏建筑，砍伐竹树”，违者官究。

这一举措也有深意。守寺僧已有品行败落之象。县令立戒约，防止风气庸俗化，寄希望于众人共同呵护这里的清幽雅境。

添之治之，众人游之

据朱徽在《花捧阁记》中所记，黄县令离开以后20多年，园林仍是茂林修竹。每次进入园中，翠绿的树冠高高在上，洒下的浓荫遮盖地面，葱茏之景与清远的气韵袭人衣襟。



《杜甫诗意图》卷(局部)(中国画)

南宋 赵葵

只要稍稍坐憩，顿时燥念消除，耳根干净。耳边清风飒飒，竹节轻摇声脆如玉击，寺庙钟铎间响，不像在人间。修竹婀娜舒拂，古树苍郁盘错，晴云夜月，风来雨往，黄昏拂晓，美景层出不穷，增诗人之幽思，助雅士之逸韵。

与此园林相关的事以及带来的影响颇多：其一，县令。黄县令从建园到离开之前，常独自前去此园，或小饮或作诗。他离开以后，后任县令们对此园没有建设。其二，民众。人们争相效仿黄县令，也常去福胜寺后园享受园林清幽。产生的效果是，福胜寺之名从此彰显传扬。民众越来越多地去享受园林，他们皆遵守公约，保持了园的清幽。樵夫牧童可随意跨越矮墙穿行后园，并没有造成太大干扰。其三，寺僧。寺庙出名，香火兴旺，守寺僧于是不断地建设、装饰寺庙殿宇。产生的效果是20多年后的福胜寺宏丽轩敞，殿宇巍然，成为县内最有影响力的寺庙。守寺僧遵守了行为公约，继续维护后园环境以保持其清幽意蕴。

黄县令功不可没：发现好地，建成好园，常去享受，写文宣传。由此产生的效果是，当地不少人也跟着去这一园林。由此再带动寺庙的繁荣。人多和寺旺，这两个结果互惠，良性维系多年。而他写文宣教于百姓，也使民众理解了他的思想。

无为而治的公约得到遵守，稀缺的美景得到珍重，寺庙的状态显著提升，寺僧认真办寺而得到激励。在这个山川城郭萧瑟的县城，一处美好的公共园林景观难能可贵，它虽然很小，但对教化地方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而教化提升后，景观也得以存活。

朱徽还记录：安徽人王公来做县令，他治理有方，连逢丰年。他闲暇时去走访黄公的旧迹，于是整治环境，在黄公的小亭之后新建

一座楼阁，建起新的围墙，命名为“花捧阁”。阁楼一层，两边分出两室。进入一层，青绿色色蒙蒙，似在深谷寒岩之间。登上阁楼二层，凭栏望去，如同立于山顶之上，竹梢都在窗下，远望天空飞云，远处田野，俯瞰竹林小亭，畅快异常。后园之胜又添了一座楼阁。

两任县令所为的比较：黄县令建造的小屋体量小而精致空灵，体现了清幽雅静的文人艺术特征；王县令造园的建筑规模较大，加上新建围墙，占地又多，体量又大，所增加的不是新建围墙，而是林下之幽，而是林上远观之畅爽，园林被加进了一些“游乐”气氛，原有的“清幽高雅”的意味减弱，新的建设有不同的吸引力。王县令的审美有众人游乐的特点。

王县令认为需要有专人来长期守园。于是他选来一位僧人，让僧人居住于此专门守护。为此他又买了20亩田地，50亩山林交付给僧人，作为长久守护的经费来源。两位县令的管理设置各具特点。一位是为无为而治，立戒约、拉负面清单，并且辅之以正面教化，督促人们自觉维护园林，使清幽的意境得以延续；一位是制度化治理，定岗、定人、定财务，投入到位。由于清幽意境已被破除而游乐意味明显，此园的后续走势有可能转化为吃喝、唱戏的方向。

不论如何，从园林艺术的角度看，真正优美的公共园林环境符合民众的内心需求，也发挥着化育风俗民心的作用。而古代官员、文人对这个问题的很多感受、思考与实践存于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，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。

今天，怎样的园林和公共景观真正受到民众内心的向往，对民风具有引领提升作用，值得我们不断创新发展。因为这是中华文明一直伴随在人们身边的、穿过历史而永续不断的景观艺术生长。

姜夔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饶州鄱阳人，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(1155)，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(1221)。他是继辛弃疾之后南宋词坛“格律派”领军人物，“音节文采，并冠一时”，擅长诗词及书法，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。其词清空秀美，自成一脉，对清代浙派词人影响较大。明人杨慎称其为“南渡诗家名流，词极精妙，不减清真乐府，其间高处有美成(周邦彦)不能及者。善吹箫，自制曲”(《词品》)。

扬州湖湘任往来

姜夔自幼随父亲姜夔在汉阳生活，父亲病逝后，姜夔寄寓嫁到汉川的姐姐家中。二十多岁时，为谋生计，姜夔出游扬州、合肥等地，旅食于江淮之间。他这样追忆少年时的浪游心迹：“少小知名翰墨场，十年心事只凄凉。”(《除夜自石湖归苕溪》)

淳熙三年(1176)，姜夔离开汉阳，溯江而下，在扬州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自度曲《扬州慢》，“淳熙丙申至是，予过维扬。夜雪初霁，茅麦弥望。入其城，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碧，暮色渐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怀怆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”，化用杜牧描写扬州的诗句，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追怀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，颇有“黍离之悲”，如今已成为中国音乐史上最负盛名的词乐名篇。

淳熙十三年(1186)，姜夔在长沙游历时结识了前辈诗人萧德藻，二人一见如故，结为忘年之交。正月初七，姜夔客居萧德藻在长沙的观政堂，闲游赏梅，登定王台，又横渡湘江，登临岳麓山，俯瞰乱云飞渡，水云容与，兴尽悲来，感叹漂泊，作《一萼红》。

这一年，姜夔还去了南岳衡山，登七十二峰之最高峰祝融峰，“因其祠神之曲，曰《黄帝盐》《苏合香》”，又在一本乐工所用的旧书中找到商调《霓裳羽衣曲》十八阙的曲谱，有谱无辞。(《霓裳羽衣曲》是唐代最负盛名的法曲，传为唐玄宗根据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天竺乐舞改编，全曲分散序、中序、曲破三个部分。安史之乱后，此曲失传，南宋李后主得残谱，做了一些修复工作。姜夔根据古谱为中序部分填上了一段歌词，抒发其“沉思年少浪迹，笛里关山，柳下坊陌，坠红无信息”的经年

飘零、韶华易逝之感慨。

七月，姜夔与友人泛大舟于湘江，玩得十分尽兴。这年冬天，萧德藻约姜夔从汉阳同往湖州，途经武昌，适逢安远楼落成，姜夔与刘去非等友人一起参加落成庆典，遂作《翠楼吟》以纪其盛。十年后，有人泊舟鹦鹉洲，听到有歌妓演唱这首曲子，便叫来询问，歌妓还能把这首曲子的由来说得头头是道。姜夔得知此事后，不禁感慨系之，“兴怀昔游，且伤今之离索也”。

我家曾住赤阑桥

姜夔早年浪迹江淮之间，曾寓居合肥赤阑桥西小巷内，“巷陌凄凉，与江左异，唯柳色夹道，依依可恃，因度此调，以纾客怀”，遂写下自度曲《淡黄柳》。歌中提到的“小桥宅”在与赤阑桥相对的水西门内九曲水旁，姜夔在此结识了一对歌妓姐妹，将她们比作三国时的绝世美女大小乔，“为大乔能拨春风(弹琵琶)，小乔妙手纤”(《解连环》)。姜夔在合肥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，在写给友人范仲讷的诗中，他如此回忆这段岁月：“我家曾住赤阑桥，邻里过从不寂寥。”据嘉庆《合肥县志》所载：“赤阑桥，在南城，赵宋姜夔流寓处，见姜集，今无考。”

淳熙十三年冬，姜夔同萧德藻去湖州，并与萧的侄女完婚。他们岁暮从武昌沿水路东下，于次年正月到达金陵。姜夔回想起与“二乔”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、劳燕分飞的难舍难分，历历往事涌上心头。梦醒时分，他写下了“江上感梦而作”的《踏沙行》，表达“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”的郁郁寡欢。秦淮河畔，姜夔遥想东晋王献之与爱妾桃叶的爱情往事，“想桃叶，当时唤渡”，再想到自己无疾而终的恋情，遂又写下自度曲《杏花天影》，

巧妙地将鸳鸯浦、桃叶渡、金陵路等地名尽数融入歌中，“金陵路，莺吟燕舞，算潮水知人最苦”。

姜夔第二次寓居合肥，是在绍熙元年(1190)初春到绍熙二年。回到魂绕梦牵的故地，他心情舒畅，灵感勃发。七夕那天，他与友人相对赏月，写了首《摸鱼儿》：“辛亥秋，予寓合肥，小雨初霁，偃卧窗下，心事悠然。起与赵君猷坐月饮，戏吟此曲，盖欲一洗钿合金钗之尘。”后来又写了自度曲《凄凉犯》，曲名取意于琴曲“凄凉调”，抒发难以言表的离愁别绪，“绿杨巷陌，秋风起，边城一片离索”。在一派萧索的秋景中，姜夔念“旧游在否”，如今却是“翠凋红落”，“不肯寄与，误后约”。

庆元二年(1196)冬，姜夔寓居无锡，本打算再去合肥，然因事未果，遂形诸梦寐，作《江梅引》以寄相思，“歌罢淮南春草赋，又萋萋。飘零客，泪满衣”。直到晚年，姜夔仍难以忘怀少年时的风花雪月：“肥水东流无尽期，当初不合种相思。梦中未比丹青见，暗里忽惊山鸟啼。春未绿，鬓先丝，人间别久不成悲。谁教岁岁红莲夜，两处沉吟各自知。”(《鹧鸪天》)

梅边吹笛谱新声

绍熙二年(1191)，姜夔受南宋“中兴四大诗人”之一范成大之邀前往苏州。在风光旖旎的石湖，姜夔看到争芳吐蕊的梅花，触景生情，遂取林逋《山园小梅》一诗中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意境，摘取句首二字，挥笔写就自度曲《暗香》(《疏影》二阙。

《暗香》将咏梅与怀人融为一体，上片开篇追忆昔日梅边吹笛和美人月夜倚梅的情景，以玉人喻梅花之高洁，展现梅花高雅风韵；下片先写手捧红梅怀人，接着追忆携手同游西湖看千树梅花绽放的情

景，初春碧绿的湖水，映照着千叠如云的红梅，如此良辰美景已成梦的追忆，“又片片、吹尽也，几时见得”？(《疏影》)则大量采用历史典故和前人诗语，上片化用杜甫《佳人》和《咏怀古迹》的诗句，描写佳人魂归故里，化作梅花幽独的芳魂；下片将寿阳公主与金屋藏娇的典故结合起来写梅花之绝美，梅花因美人增色，美人因梅花添彩，以咏梅为线索，创造出富有历史感的艺术境界和梅花性灵化、人格化的艺术形象，尽显宋词婉约情致。故张炎有言：“词之赋梅，惟姜白石《暗香》《疏影》二曲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自立新意，真为绝唱。”(《词源》)

歌曲谱就，范成大赞赏不已，叫来歌妓演唱，音节清婉，不禁拍案叫绝，即以歌妓小红相赠。在乘船回湖州的途中，姜夔写下一首小诗，抒写其一生寄情音乐、流离飘零的人生境遇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：

自作新词韵最娇，小红低唱我吹箫。曲终过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桥。曲终歌尽，船行已远，回首首想看看水上的虹桥，却早已消失在一片缥缈的烟波之中，恍如隔世了。

君诗起我远游兴

与萧德藻侄女成家后，姜夔过了几年安稳日子，然而驿动的心却并未因此平息。据夏承焘考证，姜夔现存可编年词作的创作地点多达二十余处，除扬州、合肥外，还涉及湘中、沔鄂、金陵、吴兴、吴县、苏州、越中(绍兴)、杭州、梁溪、华庭、括苍、永嘉等地。由于南宋偏安一隅，姜夔一生所到之处基本限于江南各地，难称壮游。这些在羁旅行役中写成的歌曲，为姜夔赢得了文坛声誉，然其心灵从未得到真正的安顿，他必须不断面对生命中的山程

过去，是城里剧团“送戏下乡”；现在，则是越来越多的乡村剧团“送戏进城”。山东吕剧、湖南本地汉戏、湖北地花鼓……近年来，随着各地积极探索文化惠民新模式，为乡村剧团提供政策支持、组织专业培训，加大对各类演出活动的扶持力度，一出出地方小戏走出乡村走进城镇，从田间搬到剧场，助力民间文艺传播得更广。这不仅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，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更多文化动能。

“送戏下乡”到“送戏进城”的转变何以发生？乡村全面振兴大背景下，随着乡村基础设施、生活条件不断改善，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渐趋活跃。事实上，从乡村小剧团踊跃登上城市大舞台、地方小戏受到城市观众热烈欢迎来看，城乡文艺互动、文艺交融激发了乡村活力，丰富了城市文化生活。

继续搭建平台、凝聚人气，城乡文艺才能“唱得响”。促进城乡文化交流，搭建平台至关重要，应积极为“送戏下乡”“送戏进城”打造舞台、提供空间。可以通过在城乡联动举办艺术节、演出周、文艺汇演等活动，盘活城乡的大型剧院、小型剧场、文化站等空间资源，挖掘和改造居民身边的城市社区活动场所、乡村屋场等空间，依托长期化、正规化的演出平台，引导更多走街串巷的演出团队成长为规范的乡村剧团，为民间艺术交流创造更多可能。

城乡文艺各有特点，总体来讲，城市文艺在人才储备、专业水准上相对突出，而乡村文艺则更加贴近乡土、贴近接地气。促进双向交流有助于形成创作的良性循环。一方面，加大城市文艺名家、专家对乡村剧团的指导，帮助提升乡村文艺作品品质。比如，文化部门出资对农民演员进行免费培训，提供历史背景、乐理知识、视唱练习及剧目表演等方面的指导，有助于提高乡村剧团的演出水平。另一方面，也可通过举办培训班、组建文艺小分队等方式，促进城市文艺专家下乡、演员下乡，使城市文艺工作者更好融入乡村、收获灵感，让城乡剧团共同打造精品剧目、培养专业人才、排演经典作品。

为城乡文化交流、文化服务互动注入活力，必须激发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，解锁城乡文艺活动的消费场景。应进一步健全政府指导、支持、补贴常态化机制，打造文化品牌，形成以点带面的良性发展态势。有了更多的观众、有了可观的经济价值，城乡文化发展动力将更加强劲。

姜夔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饶州鄱阳人，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(1155)，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(1221)。他是继辛弃疾之后南宋词坛“格律派”领军人物，“音节文采，并冠一时”，擅长诗词及书法，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。其词清空秀美，自成一脉，对清代浙派词人影响较大。明人杨慎称其为“南渡诗家名流，词极精妙，不减清真乐府，其间高处有美成(周邦彦)不能及者。善吹箫，自制曲”(《词品》)。

姜夔自幼随父亲姜夔在汉阳生活，父亲病逝后，姜夔寄寓嫁到汉川的姐姐家中。二十多岁时，为谋生计，姜夔出游扬州、合肥等地，旅食于江淮之间。他这样追忆少年时的浪游心迹：“少小知名翰墨场，十年心事只凄凉。”(《除夜自石湖归苕溪》)

淳熙三年(1176)，姜夔离开汉阳，溯江而下，在扬州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自度曲《扬州慢》，“淳熙丙申至是，予过维扬。夜雪初霁，茅麦弥望。入其城，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碧，暮色渐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怀怆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”，化用杜牧描写扬州的诗句，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追怀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，颇有“黍离之悲”，如今已成为中国音乐史上最负盛名的词乐名篇。

淳熙十三年(1186)，姜夔在长沙游历时结识了前辈诗人萧德藻，二人一见如故，结为忘年之交。正月初七，姜夔客居萧德藻在长沙的观政堂，闲游赏梅，登定王台，又横渡湘江，登临岳麓山，俯瞰乱云飞渡，水云容与，兴尽悲来，感叹漂泊，作《一萼红》。

这一年，姜夔还去了南岳衡山，登七十二峰之最高峰祝融峰，“因其祠神之曲，曰《黄帝盐》《苏合香》”，又在一本乐工所用的旧书中找到商调《霓裳羽衣曲》十八阙的曲谱，有谱无辞。(《霓裳羽衣曲》是唐代最负盛名的法曲，传为唐玄宗根据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天竺乐舞改编，全曲分散序、中序、曲破三个部分。安史之乱后，此曲失传，南宋李后主得残谱，做了一些修复工作。姜夔根据古谱为中序部分填上了一段歌词，抒发其“沉思年少浪迹，笛里关山，柳下坊陌，坠红无信息”的经年

一代词宗姜夔的人生羁旅

●黄敏学

姜夔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饶州鄱阳人，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(1155)，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(1221)。他是继辛弃疾之后南宋词坛“格律派”领军人物，“音节文采，并冠一时”，擅长诗词及书法，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。其词清空秀美，自成一脉，对清代浙派词人影响较大。明人杨慎称其为“南渡诗家名流，词极精妙，不减清真乐府，其间高处有美成(周邦彦)不能及者。善吹箫，自制曲”(《词品》)。

姜夔早年浪迹江淮之间，曾寓居合肥赤阑桥西小巷内，“巷陌凄凉，与江左异，唯柳色夹道，依依可恃，因度此调，以纾客怀”，遂写下自度曲《淡黄柳》。歌中提到的“小桥宅”在与赤阑桥相对的水西门内九曲水旁，姜夔在此结识了一对歌妓姐妹，将她们比作三国时的绝世美女大小乔，“为大乔能拨春风(弹琵琶)，小乔妙手纤”(《解连环》)。姜夔在合肥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，在写给友人范仲讷的诗中，他如此回忆这段岁月：“我家曾住赤阑桥，邻里过从不寂寥。”据嘉庆《合肥县志》所载：“赤阑桥，在南城，赵宋姜夔流寓处，见姜集，今无考。”

姜夔第二次寓居合肥，是在绍熙元年(1190)初春到绍熙二年。回到魂绕梦牵的故地，他心情舒畅，灵感勃发。七夕那天，他与友人相对赏月，写了首《摸鱼儿》：“辛亥秋，予寓合肥，小雨初霁，偃卧窗下，心事悠然。起与赵君猷坐月饮，戏吟此曲，盖欲一洗钿合金钗之尘。”后来又写了自度曲《凄凉犯》，曲名取意于琴曲“凄凉调”，抒发难以言表的离愁别绪，“绿杨巷陌，秋风起，边城一片离索”。在一派萧索的秋景中，姜夔念“旧游在否”，如今却是“翠凋红落”，“不肯寄与，误后约”。

姜夔早年浪迹江淮之间，曾寓居合肥赤阑桥西小巷内，“巷陌凄凉，与江左异，唯柳色夹道，依依可恃，因度此调，以纾客怀”，遂写下自度曲《淡黄柳》。歌中提到的“小桥宅”在与赤阑桥相对的水西门内九曲水旁，姜夔在此结识了一对歌妓姐妹，将她们比作三国时的绝世美女大小乔，“为大乔能拨春风(弹琵琶)，小乔妙手纤”(《解连环》)。姜夔在合肥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，在写给友人范仲讷的诗中，他如此回忆这段岁月：“我家曾住赤阑桥，邻里过从不寂寥。”据嘉庆《合肥县志》所载：“赤阑桥，在南城，赵宋姜夔流寓处，见姜集，今无考。”

从『送戏下乡』到『送戏进城』

济兼

过去，是城里剧团“送戏下乡”；现在，则是越来越多的乡村剧团“送戏进城”。山东吕剧、湖南本地汉戏、湖北地花鼓……近年来，随着各地积极探索文化惠民新模式，为乡村剧团提供政策支持、组织专业培训，加大对各类演出活动的扶持力度，一出出地方小戏走出乡村走进城镇，从田间搬到剧场，助力民间文艺传播得更广。这不仅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，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更多文化动能。

“送戏下乡”到“送戏进城”的转变何以发生？乡村全面振兴大背景下，随着乡村基础设施、生活条件不断改善，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渐趋活跃。事实上，从乡村小剧团踊跃登上城市大舞台、地方小戏受到城市观众热烈欢迎来看，城乡文艺互动、文艺交融激发了乡村活力，丰富了城市文化生活。

继续搭建平台、凝聚人气，城乡文艺才能“唱得响”。促进城乡文化交流，搭建平台至关重要，应积极为“送戏下乡”“送戏进城”打造舞台、提供空间。可以通过在城乡联动举办艺术节、演出周、文艺汇演等活动，盘活城乡的大型剧院、小型剧场、文化站等空间资源，挖掘和改造居民身边的城市社区活动场所、乡村屋场等空间，依托长期化、正规化的演出平台，引导更多走街串巷的演出团队成长为规范的乡村剧团，为民间艺术交流创造更多可能。

城乡文艺各有特点，总体来讲，城市文艺在人才储备、专业水准上相对突出，而乡村文艺则更加贴近乡土、贴近接地气。促进双向交流有助于形成创作的良性循环。一方面，加大城市文艺名家、专家对乡村剧团的指导，帮助提升乡村文艺作品品质。比如，文化部门出资对农民演员进行免费培训，提供历史背景、乐理知识、视唱练习及剧目表演等方面的指导，有助于提高乡村剧团的演出水平。另一方面，也可通过举办培训班、组建文艺小分队等方式，促进城市文艺专家下乡、演员下乡，使城市文艺工作者更好融入乡村、收获灵感，让城乡剧团共同打造精品剧目、培养专业人才、排演经典作品。

为城乡文化交流、文化服务互动注入活力，必须激发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，解锁城乡文艺活动的消费场景。应进一步健全政府指导、支持、补贴常态化机制，打造文化品牌，形成以点带面的良性发展态势。有了更多的观众、有了可观的经济价值，城乡文化发展动力将更加强劲。

姜夔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饶州鄱阳人，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(1155)，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(1221)。他是继辛弃疾之后南宋词坛“格律派”领军人物，“音节文采，并冠一时”，擅长诗词及书法，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。其词清空秀美，自成一脉，对清代浙派词人影响较大。明人杨慎称其为“南渡诗家名流，词极精妙，不减清真乐府，其间高处有美成(周邦彦)不能及者。善吹箫，自制曲”(《词品》)。

一代词宗姜夔的人生羁旅

黄敏学

姜夔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饶州鄱阳人，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(1155)，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(1221)。他是继辛弃疾之后南宋词坛“格律派”领军人物，“音节文采，并冠一时”，擅长诗词及书法，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。其词清空秀美，自成一脉，对清代浙派词人影响较大。明人杨慎称其为“南渡诗家名流，词极精妙，不减清真乐府，其间高处有美成(周邦彦)不能及者。善吹箫，自制曲”(《词品》)。

姜夔白石道人

姜夔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，饶州鄱阳人，约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(1155)，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(1221)。他是继辛弃疾之后南宋词坛“格律派”领军人物，“音节文采，并冠一时”，擅长诗词及书法，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。其词清空秀美，自成一脉，对清代浙派词人影响较大。明人杨慎称其为“南渡诗家名流，词极精妙，不减清真乐府，其间高处有美成(周邦彦)不能及者。善吹箫，自制曲”(《词品》)。

姜夔的书法作品